

一

生

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
 致我愿以一生守护的你
 愿以这个故事
 陪你学会爱，陪你去表白
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，陪你数尽平淡流年



有

你

暖床男神 | 文学界的周星驰 | 晚安故事首创者

午歌 作品



著名词曲创作人卢庚戌执导大电影《一生有你》同名小说

卢庚戌监制 | 知名歌手李健、缪杰读后力荐

看名校理工男

如何追求女神和梦想!

爆笑又深情，热血而感人!

15年来13亿中国人口口传唱《一生有你》

百度云音乐16000+感动精评

你有没有遇见那个，你愿以一生来守护的人？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一生有你

午歌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有你 / 午歌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ISBN 978-7-5500-1911-9

I. ①一… II. ①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3412 号

一生有你

午歌 著

出版人: 姚雪雪
策划监制: 苏辛
统筹监制: 夏莱
营销统筹: 蕊蕊
责任印制: 张军伟

出品人: 柯利明 林苑中
责任编辑: 游灵通 程玥
营销推广: 曹木青 梁迪
封面设计: 仙境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—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—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本 1/32 880×1230
印张 8.5 字数 140 千字
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1911-9
定价 3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29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一生有你

午歌
作品

推荐语

作者以流畅的文笔描绘了一段上个世纪的青春故事，在阅读时，我常常有阅读日记般的错觉，因为它对我而言过于似曾相识，以至于总是跃跃欲试地对号入座。也许因为作者本人具备理工科背景，在描述时所具有的真实和准确得天独厚。回顾青春的意义或许就是回顾本身，感谢作者以真诚的态度为我们记录了一段别样青春。

——著名歌手 李健

一生，对于曾经年轻的我们来说，是梦想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是追逐，对于未来终将老去的我们来说，是回忆。

那么，“你”呢？

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注定会有那么一个“你”，或虚幻，或真实，或拥有，或失去，或短暂，或永远，无论怎样，都足以刻骨铭心。

当每一个“你”，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都会让人忍不住去想：如果我是他，我会怎样？

其实，有“你”的一生，结局如何，只取决于自己，是甘为蝼蚁，还是，奋不顾身地，展翅高飞。

——著名歌手 缪杰

爱一个好姑娘，让她成为你的梦想

卢庚戌

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“你”，这个“你”，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，一段记忆，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

20年前，我进大学的时候最想做的时就是追姑娘、谈恋爱。但是怎么追呢？本来清华的女生就少，男女比例7:1，并且都是各个省的状元、学霸，靠学习好这招不好使。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，如果你足球或篮球好，或者是跑步冠军，就特别容易受到女生的青睐。大学里社团多嘛，有写诗的，画画的，但还是校园歌手最受欢迎，看看我的学长高晓松就知道啦。我当即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校园歌手，为了“追姑娘”，我从零基础开始练声音、学吉他、作词谱曲，很快我就成为了一名校园歌手。

大四的时候，新生入学那天，我看到了一个学妹，她白衣飘飘，双眼楚楚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她，立即展开追求。她喜欢校园民谣，像《同桌的你》《青春》等，我一直幻想着能写出那样的歌曲。毕业之后，我想做一名歌手，开始了七年的艰苦北漂生涯。此后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想起那个女孩，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梦到她，惊醒后便提笔写下了前两句歌词：“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。”《一生有你》是我个人创作的歌曲中最喜欢也是投入情感最多的一首歌，从最初的灵感萌发到歌曲的完满出炉，历时数年。歌曲一

经推出，就得到了广泛传唱，我的音乐组合水木年华也受到了大江南北的欢迎。

随着《一生有你》的流行，我越来越想把这首歌背后的那个姑娘、那段爱情和执着追梦的故事，写成文字给大家阅读。我希望这个故事是质朴而深情的，闪耀着那个时代的光彩和清华理工男的特有风范。可我对自己的文字尚无十足把握，出于谨慎，没有匆匆动笔。而是转而期待能有一个人替我写出它。

好在机会终于来临。

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午歌。我迅速找来他写的小说集，一读：味道果然对头！理工男的简洁、幽默、奇思妙想，纯净而旺盛的荷尔蒙之下，却深藏着岁月情深的底子。我迅速找人联系了他，我说：“我们见一面吧，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。”电话那头的午歌兴奋而腼腆，保持着刻意的镇定，却不忘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来前儿机票能报销不？”这股子实诚的楞劲儿，正是我想要的。

我和午歌一见如故，相聊甚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一家研究院的机械工程师，大学时因为喜欢一个女孩，毅然走上了文学之路。因为爱情而开启梦想之旅，这和《一生有你》的故事有着天然的契合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对，就是他！

《一生有你》这本小说既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青春记忆，又是那个时期像高晓松、老狼、我和李健、缪杰等等一代校园民谣歌手的集体缩影；既是一个干净、深情的青春爱情故事，也是一段闪耀着励志光芒的追梦故事。这部小说由午歌构思执笔、自由发挥，展现了他独特的书写才华。同时，《一生有你》的同名电影已经启动，我将组织阵容强大的制作团队，集结一线的优秀演员，并亲自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。电影将融合更多的故事元素和人物

形象，以更生动的细节，更丰富的光影手段，为大家呈现这段精彩的故事。

如今，《一生有你》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宝贵回忆。那些扎根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青春往事，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模糊消逝。可是，记忆的时空隧道里，总会盘踞着一些永不妥协的“钉子户”，他们可能是一位好看的姑娘，某个闪闪发亮的下午或者只是一段简单的旋律。无论过了多久，当那段简单却熟悉的旋律响起，从前的花香、那时的月光、鸟鸣的声音和女孩们甜美的笑靥，会在瞬间复苏，整个青春期的怦然心动扑面而来。我很欣慰，《一生有你》能成为很多人唤回青春记忆的流金旋律，我希望读者能从这本小说中读出爱情与梦想，读懂人生路上的曲折与执着。

先哲说：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朋友们，让我们伴着这熟悉的旋律，迈开舞步，青春是无悔的，是充满光华的，是勇往直前的。愿每个读者都能遇到那个足以改变自己一生的“你”，就像午歌在书中所写的那样：

去爱一个好姑娘吧，让她成为你的梦想！

你生而有翼，为何愿一生匍匐前进，形如蝼蚁？

——贾拉尔·阿德丁·鲁米

8月，台风在泰国奥兰海滩登陆，我刚刚在这里完成了自己最新的小说集，计划从甲米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北京。彼时，天空幽暗而沉郁，像一枚硕大的皮蛋似的，包裹着浓汤般的暴雨，黑黢黢地向小镇猛压过来。

候机大厅里的乘客越来越多，航班已经延误了5个小时，我看到有个华人模样的清瘦男子拉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，举着一杯咖啡径直走过来，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定。从棒球帽里挤出的长发将他的脸庞映衬得更加白皙，唇角轻扬起的微笑，让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。

“你好，你、你是从水木大学毕业后去做歌手的欧洋吗？哇！”我难掩心头惊喜，几乎跳着站了起来。

“你好。”

欧洋向我微微点头示意，我索性拉着行李箱，挨着他的座位旁边坐了下来。

真没想到在这样的异国海滩也能遇到国内的知名音乐人，我热络地伸出手，却又有些难为情地僵在半空。“您好，真是太意外啦！”——欧洋大方地握住了我的手，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。我的脸颊迅速红热起来，幸好手机在这时响起，才化解了我的尴尬。

电话是阿沉从北京打来的，不出所料，她又在催问我何时能起飞，

何时能到北京，要不要赶来机场接我。窗外，大雨瓢泼，我有点没好气，讲了几句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“是我女朋友。”我略带尴尬地说。

“哦。”

“我把自己关在这里写东西，两个多月没见面啦。”

“分开这么久，她一定急着想见到你。”

“哎。”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叹了口气，心中升起一阵失落。“下这么大的雨，谁知道啥时候能起飞？她急也没有用啊。”

“或许你该再安慰她几句。”

“嗨！欧洋，我一直特喜欢你的那首《一生有你》，真的，我猜你一定是写给一个姑娘的吧？”我故意岔开了话题。

“嗯。”欧洋轻声叹道。

“可以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或许能教我学学和女孩子的相处之道呢。”我不依不饶地补充：“你看，这么大的甲米机场，咱俩能凑在一起真是缘分。这种大雨瓢泼的天气，最适合回忆青春了。”

欧洋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，旋即转过头，深深地呷了一口手中的咖啡，他的眼神精光内敛，眶睫之中，眼波宛转欲出。

“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有这样一个人，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，一段记忆，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我见到她的那一天，是我大四开学那年的秋天。”

1

如果说高考是压在每个学生身上的五行山，那么一张录取通知书，就像是佛祖贴在山顶的黄纸条子——这条子一到手，五行山就再也压不住孙大圣了，该翻身翻身，该打滚打滚！

欧洋把这张录取通知书递到在中学做老师的父亲欧建国手中，通知书上赫然印着“水木大学建筑系”几个大字——“水木大学”，全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。欧洋惊奇地发现，这四个字像施了法力一般，让一向严肃的父亲迅速笑开了花，那些横的、竖的、旁逸的皱纹，藤蔓似的缠绕在笑容的周围，煞是好看。

“我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！”欧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，拍拍胸脯说。

“状元咋的？老子还是状元他爹呢！嘿嘿嘿！”父亲用大巴掌把他单薄的肩膀拍打得生疼。

隔天父亲在自家大院里摆酒宴请邻居，当着几桌人的面，头一回大张旗鼓地表扬了欧洋：“那啥，这孩子就这点好，随我——脑子活络！”

欧洋的脸上极配合地挂着谦和的微笑，任凭父亲粗糙的大手在他的

短发上一阵乱摸，末了他溜出家门，冲向村后的麦子地。收获的季节刚刚过去，田陇上的麦秸垛堆得像小山包似的，欧洋熟练地爬上麦秸垛，将身子仰面砸下去，旋即又被弹了上来，轻盈得像从大朵流云里腾空的云雀。

从小到大，欧洋一直成绩优异，读书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一件费劲的事，高中时代，他不但成绩优异，拿过全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各种奥林匹克比赛的大奖，还展露了过人的绘画天赋，绘画作品还上过市里的报纸。可惜他一直生活在老爸严酷的管教之下，大气儿不敢多喘一口，大话不敢多说一句。虽然整日享受着男女同学倾慕的目光，可看到漂亮的女同学，就像做了好事的雷锋同志一样，从来不敢大胆声张，只能默默地记在日记本上。

现在可好啦，通知书一来，他很快要到北京去，要到美丽的水木大学去读书，那里一定扎堆着很多好看、有趣、热辣的姑娘。那些姑娘们头戴花环，穿着俄罗斯电影里花花碎碎的布拉吉，手拉手载歌载舞，大阳光从高中课本里看到的天安门门楼子后面照过来，给姑娘们扎上了金灿灿的辫子。想到这里，欧洋忽然觉得自己被秸秆刺得浑身直痒痒，他一个骨碌从麦秸垛上翻了下来，用手轻轻抚触过被镰刀收割过的麦田，精细的秸秆像他的短发似的茂密而倔强地扎根在大地上。

欧洋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一首从电台里听来的歌曲：

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——”

2

大学是什么？

如果之前有人这样问，欧洋一定踌躇满志地说，大学啊像大海啊：海纳百川，博大精深。用牛顿同学的话来讲，我们只不过是海边捡贝壳的小孩。来到水木大学之后，如果你再问欧洋，他一定低调谦虚地告诉你——还是像大海，不过你不跳进去扑腾几下，呛几口水喝，还以为大学是你们村口的那小河沟子呢！

1993年，初入水木大学的欧洋便领教了两堂血淋淋的人生课，他深刻感觉到这所全国理工科排名第一的大学里水太深，浪太大！

其一是：学霸不算啥，在这里的人都是霸中霸、巨无霸、霸上霸，别说他是一个东北小城的理科状元，你在食堂门口随便拉住个吃韭菜盒子的人打听一下，说不定都是市状元，省状元。就拿他宿舍的王小川来说——虽然王小川个头很矮，其貌不扬，却是珠江三角洲的理科状元。据说，当年邓小平爷爷南巡讲话，说“科技要从娃娃抓起”时，摸的就是他的脑袋。还有记者在现场拍过照片，刊登在报纸上。当然这还不算啥，有的哥们不但成绩好，还很有城府，待人接物非常干练，人又生得

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，还特别多才多艺，吹拉弹唱样样拿手，完全不讲究，热爱打篮球，人还贼幽默，父母是高干，完全没架子，要是摊上事儿，还特别有原则，讲义气，顾大局。真是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扔好几里地。学长甚至教育欧洋说，在水木大学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比人和猪都大。

其二是：水木大学的姑娘们和他当年在麦秸垛上的想象完全的不一样，男女生比例竟然高达残酷的 7:1。这就意味着一个女生至少有 7 个男生来围追堵截——在水木大学，男生给女生指路，一定会说：“哎，我凑巧也到那儿。”然后很绅士地把女生送到目的地；帮女生打水、打饭、占座，常常是一帮一宿舍，一帮一学期；有的食堂根本一个女生都没有，偶尔来个女生，所有男生都放下筷子，大眼不眨一下地盯着姑娘，跟看升国旗似的。

学长还曾经告诫过欧洋，在水木大学，你可以不优秀，可以没特长，但是你一定得认识这里的姑娘，一定得谈场恋爱。因为谈过恋爱才能称得上是上大学，不谈恋爱那叫被大学上。

学校的女生宿舍被称作熊猫馆。熊猫馆不远处便是女生浴室，浴室大门外面有一排长凳，每天都挤满了假装读英语、写论文、思考人生哲理的男生们。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欧洋也被同宿舍的孟一飞和马驰拉着来女生浴室蹲过几回点。欧洋觉得那些从熊猫馆里走出来，甩着亮晶晶长发的姑娘们，鲜艳、挺拔，白净得直耀眼，和他家乡黑土地里刨出来的大白萝卜一样美好可口。姑娘们远远地笑起来，那声音钻进他的耳管里上下弹跳，也让他的口中，有一种在田头啃大萝卜般的生脆，唇齿萦香。

有一回，欧洋跟室友们坐在长凳上，心中暗想：

“想当年我也是鹤立鸡群的好学生，家长爱，老师疼，女生追，男生恨，来到水木大学却不灵了，就跟仙鹤扎到鸵鸟堆了似的，连丁点儿鹤顶红都看不到了。”

这时，旁边的马驰说：“我以后毕业了要挣很多的钱，有了钱，就有姑娘来倒追我啦！”

孟一飞伸出长胳膊，绕过欧洋的后背抚摸着马驰的脑袋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就靠画图纸，你做梦呗！”

欧洋问：“怎样才能让女生注意到咱们啊？”

孟一飞说：“听说咱们学长里出了一位民谣歌手，老多姑娘追啦，我觉得还是得去学琴，这吉他简直就是泡妞战场上的机关枪啊！”

欧洋反问：“学吉他？”

“吉他一出，姑娘全扑！”孟一飞挥舞着长胳膊，来了个倚天亮剑式。

“我觉得还是得挣钱。”马驰咽了一大口口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哎，你们俩快说说，这以后我要是挣了一个亿，这么大一笔钱我该怎么花啊？”

孟一飞和欧洋齐刷刷站了起来。

马驰白了他俩一眼：“干啥呀？”

“走，回宿舍，吃药！”孟一飞和欧洋异口同声。

在学霸如云的水木大学，欧洋再也找不到当初在高中时期的自信和锋芒，取而代之的是乏味和迷茫，从大一到大三，他的成绩抛物线式缓慢下降，他没参加过任何社团，也很少参与集体活动，没有遇到过喜欢的女孩子，也没有姑娘找他表白心声。他晃晃悠悠、随波逐流地活着，就像风中的一枚塑料袋。为数不多的朋友，全是宿舍里整日厮混在一起的几个兄弟。

说起欧洋宿舍的几个兄弟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具神通，当然，确切地说，是各具神经病。

老大郝彬是宿舍长，也是班长，长相老成持重，新生入学的时候总是被误认为是辅导员，大四毕业前去参加面试，面试结束后，对方企业副总握着他的手说：比起前面几位同学，您看上去更像是来收购我们的。郝彬每天读书超级勤快，好像打了鸡血，衣着干净没有丝毫褶皱，近乎洁癖。身为建筑系的高材生，却非常痴迷英国文学，枕头旁经常堆着华兹华斯、柯勒律治、骚赛的诗集，一边整理床单，一边还能夸张地背诵《哈罗德游记》《曼弗雷德》《该隐》中的名句。郝彬除了热爱英国诗歌之